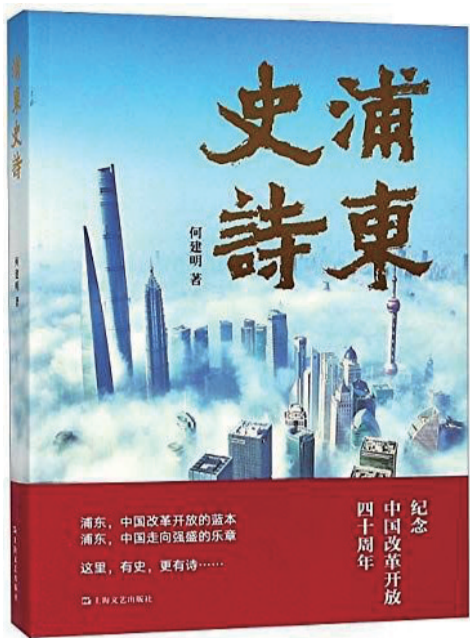


重点
阅读

《浦东史诗》 的城市文学意义读解

□钟芳



按照目前的通常理解,何建明《浦东史诗》这样的作品不属于城市文学。何谓城市文学,现在基本的诠释是:城市文学是指以城市生活和市民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文学,描写个体都市体验,刻画各类城市生活者的形象,表现有别于乡村的都市生活形态。物质性、消费性、娱乐性和城市特性等,构成城市文学的意义要素。很显然,这里所谓的城市文学实际上是指城市小说。目前评论界的相关言说、研究和一些刊物的城市文学排行榜,也基本上基于这样的约定。将城市文学等同于小说,自然有着自在的某种合理性,这不仅是因为小说创作的量多,而且还由于影视改编等产生的影响较大。但是这种指说的逻辑缺失不言而喻。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城市文学中不仅有小说,还有诗歌、散文、戏剧等。在我看来,报告文学《浦东史诗》不仅是具有典型性的城市文学样本,而且这样的写作,正是对城市文学有意义的开新拓展和深化进掘。

完整地认知城市文学,我们需要去去除目前城市文学指说中的自我遮蔽。城市文学的发展需要打开人为的藩篱,走向与其相应的广大和深厚。

现代化的历史,可以说是渐行渐近的城市化的历史。如火如荼的城市化建设,正历史性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城市中国取代乡土中国,乡土社会转型为城市社会。城市是一个多元共构的共同体,也是一个具有特殊功能的魔方容器。它聚变着人类文明,也会是社会未来发展的推进器。文学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可以肯定地预见,在以城市生活为基本生活样态的现代社会,城市文学将成为文学格局中主导性的存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建设的成就史无前例,举世瞩目,不仅创造了高楼大厦林立的城市物质空间,更调制出芜杂多质的城市人的精神场域。这既是文学表现的巨大资源,也是激活文学的新动能。

城市文学不仅需要小说化的想象,也需要“史记”式的实录;不仅需要小微构篇,也需要宏大叙事。小说等文体,通过个体的城市生活体验和想象,呈现城市镜像和气息,展示城市语境中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图式,以虚构反映一个更具有表现力的城市文学世界,这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城市文学写作中,城市不只是一个背景或装置,同时它也可以成为文学再现的直接对象,城市就是具体的文本。因此,在想象虚构以外,以一种非虚构的实录方式书写这个时代的城市故事,可能更有价值,尤其是在现在这样的时代。浦东30年波澜壮阔、气韵生动的开发开放,成就了一个城市的伟大传奇。从当年的“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到奏响中国走向强盛的乐章、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蓝本的浦东,其中巨大的历史生成性,是很难以小说虚构的方式达成的。浦东的传奇是人民创造的传奇,在这段大历史中,充满了创造者的故事性,乃至戏剧性、传奇性。其中有亢奋,也有低沉,有欢笑,也有眼泪,有钢筋水泥,更有大爱情怀,它比想象虚构所得更为奇幻精彩。因此,浦东发展本身就是一部气势恢

弘的史诗长卷,既有历史性,也有诗意的文学性。与这样的题材相适配的,应当是能以史实性文本与史实性对象作真实而深情的对话这样的写作方式。何建明以《浦东史诗》为题大书浦东,可以看出他的意图和对此的用心。五章构篇:“历史这样拉开序幕”、“跨过浦江去吹响号角”、“巅峰上的激情与浪漫”、“地标之美”和“不沉的‘航母’,远方的诗”,如同五个声部,汇成关于浦东的交响。作品再现了浦东开发开放的重大历史进程,书写了它的艰难曲折和辉煌成就,凸显了创造这段非凡历史的各类人物形象及其精神风范。《浦东史诗》既是历史之史,也有文学之诗,史与诗相辅相成,使之成为致敬浦东的一种合适的方式,填补了文学有效书写浦东的一个空白。

《浦东史诗》并不是何建明惟一的都市文学作品,此前有《北京保卫战》和《国色重庆》等,前者是对非典下北京疫情和抗疫的直播,后者是对重庆直辖建市后新发展的特写。此后还有作为“大庆60年纪念”的长篇《石油圣城》,神圣的是铁人精神、大庆精神以及中国的工业精神。但我更愿意以《浦东史诗》例说城市报告文学。上海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的发祥地和重镇。海派文学的发生和绵延,演绎成一个独具品质的文学“老字号”,茅盾、张爱玲、王安忆、金宇澄等以他们的经验和想象,描绘上海别具气质的城市形象,显现居处其中的各式各类人物的生活形态和精神肌理。但这些基本上是小说世界中的上海。对于“魔都”上海,文学的多种形式书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非常必要的。只是与小说相比,其他门类的写作还有些“略输文采”。上海的发展需要有一种既具有非虚构的历史品格,也有文学品质的方式加以报告。如果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历史,只能在小说中寻找可能的梦想,而无法在非

虚构写作中发现已然的光荣,那么或许就是当代文学的一种缺失。历史如风而逝。在城市叙事中,历史现场的直接见证,远比将来的“考古发现”更为真切和迫切。见证尚在,将来未来。小说对于上海形象的塑造当然十分重要,但是小说究竟是虚构的,仅有小说的塑造,上海的文学形象是不完整、不真切的。惟其如此,《浦东史诗》就显示出补足缺失的重要价值。这是对大历史的存活。“楼还在往天宇升腾,路越来越宽阔,人则在一天天衰老”,“往日的传说和故事,渐渐在被微信上那些瞬间刷屏的每天都在泛滥的‘热点’所替代,只是我们这些‘专门’来打听与搜集故事与传说的人旁敲侧击之后,才发现一个个行将‘入睡’的‘它们’和‘他们’又跳跃与沸腾起来了”。“他们”是城市的创造者,“它们”则是历史的纪念碑。作者写作的意义是将这些依然有着历史温度的人与事、物和景,用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作了真实、具体的实录存真。以历史的方式结构曾经的历史,使其走进历史,告诉未来。这应该是浦东或是深圳等城市文学,比较理想的写作方式之一。

写作与对象相适配的历史品格和文学品质融为一体,城市文学绝非易事。《浦东史诗》不是浦东开发开放的大事记,不是政治经济学范式中的城市发展史,也不是新闻类的通讯报告,而是由非虚构文学写作思维统摄,以个人的方式完成的关于浦东发展的文学书写。作者进入浦东的方式是文学的。眼前触目的浦东是物化的,但何建明没有被它的“地标之美”所障目:“在历史的长河里,最美和最有价值的美丽不一定是屹立在我们眼前的高高的大厦,恰恰可能是那些在风中飘落或者在江滩边偶尔被说起的往事。”往事并不如烟,作者透过浦东的“地标之美”,寻找并讲述关于这座城市人们有滋有味的故事。其中有“邓小平手中的‘王牌’”等高层决策情节的复现,也有“伟人也激情”的细节描写,更多的是主事者、参与者、见证者等章回叙事。历史的大端和细微经作者具体生动的叙写而鲜活可见,隽永可感,这里有重大事件的曲折波澜,也有人性人情的温馨入心。诗意因人们的历史性地创造而大美洋溢。

《浦东史诗》还有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它有关作品之魂的立定与升华。作者书写浦东不是自然主义地给出作为表层的历史存在或只是一些生动的故事,而是试图从中发现重要的精神关联,即重视富有特质的城市精神的揭示。“‘上海’二字,其实从来就是一个‘动词’、一个‘状态’、一种精神”,“就是我们祖先面对大海的一种态度,一种乘风破浪而勇敢迎去的斗志”,“今天在浦东开发开放浪潮中,重新体现出真实的本意和久有的伟大志向”。何建明从“上海”二字中解构出它的本义含义。这种解构不是无谓的望文生义,体现了何建明对上海精神的独特感悟。浦东开发开放的伟大实践,正是这种“上海”精神的生动体现。

2020年是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以文学的方式彩绘这三十而立的壮美之城,城市报告文学《浦东史诗》恰是一份适时而得体的大礼。

■开卷絮语

牧风的《青藏旧时光》,充满清新自然之气,文字干净,叙写从容,诗意浓郁又恰到好处,让我们有熟悉又陌生的阅读体验。在牧风的笔下,高原一如我们的故乡,遥远而又时刻驻守于我们内心。一切都是生命与大自然的对话,其间的原生性和纯净,荡涤我们的灵魂,宏大我们的精神空间。高原不再是一片固定的土地,而是一个巨大的心灵意象和精神叙述场。如此,《青藏旧时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映像和心灵读本。

散文诗作为新近发展比较迅速的文体,有其独特的美学价值。在我看来,散文诗首先当是诗,内在必须以诗性支撑,只是在形式上有散文的面相。换言之,散文诗本质上仍归属于诗的范畴,是诗在行文上的一种变体。牧风的散文诗,尤其是《青藏旧时光》很好地适应了这一特性。

牧风在散文诗创作上有很多收获,成为重要的散文诗写作者。读他的作品,特别是《青藏旧时光》,如同在高原上且行且吟,心中诗意与高原迷人的诗性同频共振。从题材而言,故乡与高原,似乎倍受诗人们的青睐。高原本就是位伟大的诗人,许多诗人来自高原,许多诗人在写高原。牧风所在的甘南,就有不少诗人,而他们中多数同时也在写散文诗,牧风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多年来他一直扎实前行,不断拓展散文诗写作的疆界和深度,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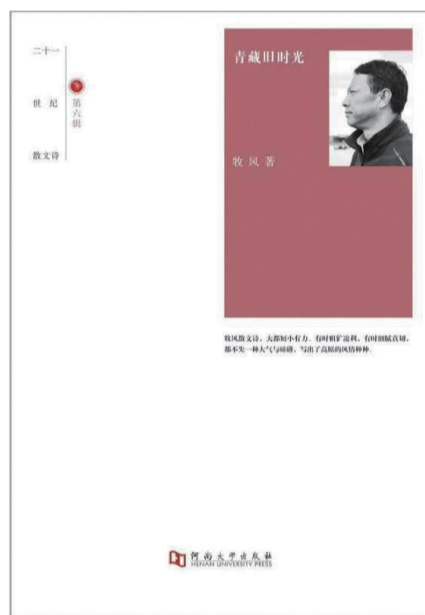
《青藏旧时光》,清晰地展示了牧风的创作理想,弥漫着家园气质。高原是家园,更是万物有灵的大自然和生生不息的原乡文化。天空之下,立于高原,身后的历史,眼前的生活,远方的未来,这些场景和状态都是牧风写作的场域,与他的日常生活和灵魂脚步高度融合。诗性与神性,相依相生,是藏地风情的一部分,更是牧风作为写作者拥有的灵气和财富。

对我们而言,高原是陌生的,而之于牧风,高原是他的家乡,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牧风以生活者和写作者的双重身份深度体察日常生活,既尊重生活的本相,又从生命存在、历史积淀、文化血脉等诸多方面展开思考和表达。正所谓脚踏大地行走,展开双臂飞翔,《青藏旧时光》在坚守生活的同时,张扬厚实的精神意象,不断发现和收获生活的诗意,丰富诗性的表达。高原上的众生万物,都是他的抒写对象。比如草原、牦牛、鹰、石、水等,这些意象首先是生活的本真,在他的散文诗中具有工笔画式的细致,既真实又飘逸。《青藏旧时光》就是这样的写实性巨幅长卷,能从中找到与现实生活的准确对应。在物象与精神之间,牧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结合点,并在写作中艺术性地呈现,处处可感大意味之风。在大地上是牦牛,飞在天空是鹰;近处是低吟细语,远处则是嘹亮并带有野性的歌谣。当我们进入《青藏旧时光》,我们像走上高原,《青藏旧时光》是高原的纸上世界,高原是《青藏旧时光》的现实文本。

《青藏旧时光》收录了牧风近年来创作的128篇散文诗作品,共分为四辑,第一辑“甘南时光”,第二辑“青藏书札”,第三辑“古风苍茫”,第四辑“域外行吟”。其中部分是书写甘南,还有一部分是书写甘南以外的平原大山。《青藏旧时光》并不只是写西藏。他写作所指向的西藏,其实是他所在的甘南,属于西藏,但在西藏的边缘。这与牧风的个体成长有着密切关系,并形成了他散文诗的文化气质。牧风出生和成长于甘南的临潭县,与他现在生活的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合作市相距也就几十公里。临潭,素有“高原深处的江淮人家”之称,藏文化与汉文化在此相互浸染,共同繁荣。牧风是藏族,从小说藏话,而写作用的是汉语,藏汉两种语言统一于他的生命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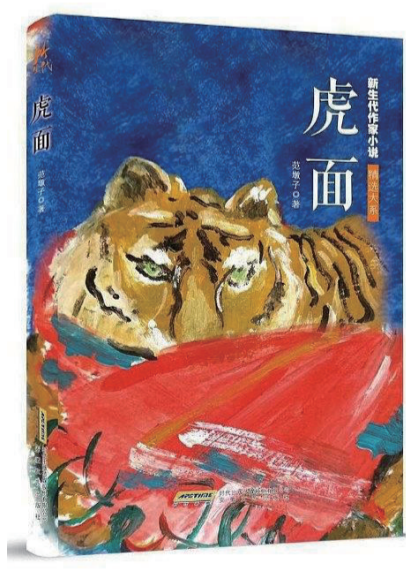
无论是对于甘南,还是甘南以外更广大的世界,牧风的书写总是“乡愁式”的。在我看来,这当是“青藏旧时光”中“旧”的含义。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在以心灵之光擦拭某些锈蚀。这样的乡愁,处处可见人与自然共生的文化气象和生命印记。与追忆式的乡愁不同,牧风的“乡愁”,更多的是从当下生活中捕捉那些散落的闪光碎片,揣摩那些依然在身更在血液里的日常性珍贵。《青藏旧时光》犹如灯盏,照亮牧风的行走,也在安抚我们的灵魂。读《青藏旧时光》,是在读高原,也是读我们隐于内心的宁静。

——简评牧风散文诗《青藏旧时光》
□北乔



《虎面》
迷幻而又纯真的小镇记忆

□何凯凯



2020年1月,“90后”陕西作家范墩子出版了他的新书《虎面》。该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创作的短篇小说并集成书,他自己所在的小镇为线索,纠结记忆与鬼魅,笔触奇诡诡怪富有想象。广泛吸收现代派、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的有益营养,融入个人的文学创作中,开拓出独有的文学审美体验。他的小说勾连了他的少年时期小镇生活的群像,刻画了张火箭、杨喇叭、天太、山羊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形象,他们之间的人和事共同组成了“我”生活记忆年轮中的阵阵涟漪。

关于记忆,袁哲生说的一句话引起了他的共鸣,“我想,人天生就喜欢躲藏,渴望消失,这是一点都不奇怪的事;何况,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我们不就是躲得好好的,好到连我们自己都想不起来曾经身何处?”在他的小说《摄影家》中,第一,照相机是作为新鲜事物介入乡村生活;第二,是“我”有着对日常琐碎的厌烦和无奈,迫切得到改变;第三,就是乡村生活已经被裹挟到了城市化的滚滚洪流中来,由不得选择和拒绝。现代交通和科技手段对原有乡村文明改造,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得到了巨大改变。

每个人都会经历生离死别,《山鬼》《树杈小孩》《天太》就是

“我”关于死亡的记忆。死亡是山鬼捉走了一个人,去了另一个地方。这就是童年孩子对死亡的想象,血红的獠牙,张牙舞爪。祖母因病去世,是病魔带走了她。山鬼是“我”对死亡的一种想象。《树杈小孩》是树妖捉走了天太的女儿。天太失忆,他忘了女儿是在树上吊死的。我们常常也是会忘了死亡与我们的距离。只有在接受特定条件的刺激,才会想起来,我们曾经的那些难过那些悲痛那些寻死觅活。

天太是个诗人,会写诗,虽然有发表的园地,但因为关系原因,他的诗无处可发。他虽然在门板上写诗,当人们听到之后,就离不开诗了。有一位老太太临终时拉着天太的手,天太即兴的两句诗“你慢慢地走,当风吹来的时候,你就被永远定格在那块相框里”成为了老太太心中的圣人。天太也愈加觉得诗的珍贵。天太42岁的时候,来了个外乡女人,嫁给了他,生了儿子晚来。这人喜欢听他念诗,天太死后,女人说去深圳,这话像一阵风一样,悄无声息。老太太的死亡是因为天太的诗,一脸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但记忆并不代表着遗忘,即使来世,仍然记得前世的因果。这是作者的隐舍。外乡女人是来报恩的,她因为前世与诗的结缘,所以今生离不开天太的诗,尤其那两句,当风吹来的时候,一切都被定格。仿佛一阵风,悄无声息,只剩下画面。

死亡究竟是什么样子?有没有山鬼,有没有树妖,有没有因果?我们的记忆,对于死亡来说,能不能留下痕迹?死亡的迷幻,仿佛既是谜也是幻觉,只是换了个状态存在。现实带给我们生活的破碎幻灭,想象又在不断地弥合着我们的既有生活经验,不断的确立与重构形成了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野人》《卡夫卡的邻居》《鹤鸣》《一个将来的夜晚》《食草人》以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讲述着小镇上那些曾经流传的神狐鬼怪奇闻异事。

卡夫卡的内心,住着有待还原记忆的邻居,这种思索与追忆,作者命名“还原记”。在他看来我们生活的世界不仅存在着变形,也有还原本来真实面目的必要。《鹤鸣》是在深山客栈的一段奇遇,作者以为是对方对自己有意思,其实只是一厢情愿。我们有时候确实是这样,有太多的的一厢情愿,受伤的只能是自己。

《一个将来的夜晚》用猎人和狐狸的际遇,讲述到底什么是爱什么是情,还是只是欲望纵容下的错。学习蒲松龄,又带着秦地独有的魔幻。仿佛预示着这一切只是将来的事。人的欲望无止境,只会自食恶果。《食草人》展示了一幅末世的景象,世界停止呼吸,大地将被浮云笼罩,一片苍茫。生活成为了苟延残喘,食草成为了迫不得已的无奈。神狐鬼怪奇闻异事保留了我们对世界最为原始的认知,我们就是这么由来的,和他们共舞,翻阅着这些,开始重新认识自己。

《虎面》全书以小镇生活记忆为主线,解锁了我们关于生活的记忆,直面死亡的迷幻,重新开启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

■新知新思

穿城观影:读懂城市空间的故事

□李逸

1988年,前不久刚刚离我们而去的著名行为艺术家乌雷和他的灵魂伴侣阿布拉莫维奇决定在分手之前完成他们最后的作品。两人分别从山海关和嘉峪关出发,沿着长城行走至交汇,继而永远告别。曾经的恋人在最后的合照中紧紧相拥,长城的影像向人们诉说着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长城本身也从一个民族国家性的政治符号变成了私人化情感经验的载体。在这里,长城和长城的影像共同编织了一个城市空间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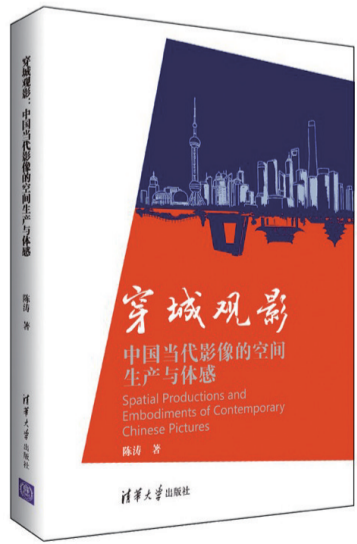
陈涛的著作《穿城观影:中国当代影像的空间生产与体感》“以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为经;以城市影像作品(电影和先锋艺术)为纬”,带领我们穿越“城市”与“影像”的表意之网,解读了一个又一个城市空间的故事。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市场经济改革和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面貌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传统的城市空间被迅速崛起的摩天大楼、购物广场、地铁轻轨等现代化建筑所替代。传统与现代的时间差异铺陈为不同城市空间的堆叠和更新,城市空间的变迁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个情节生动的故事。在本书中,你不仅可以看到四合院的当代命运,还能了解树村的前世今生;你可以与外来

民工在建筑工地上畅想城市的未来,也可以在拆迁过后的废墟中追忆往昔。北京、上海、西安、广州……书中的一座座城市都在用不同的空间向人们叙述和构建着自己的故事。

当然,正如列斐伏尔所说,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不只是通过“空间实践”才得以实现的,“空间再现”也不断改变和塑造着城市空间的面貌。因此当这些“城市”变成“影像”的时候,实际的空间故事也被演绎成了不同的版本。本书游刃于电影、摄影、绘画、行为等视觉艺术作品之间,强调“影像”对城市的“空间再现”,结合特定的历史语境和丰富的理论工具,以立体化和深度化的个案分析剖析了一个个“影像”故事的建构。你可曾注意到,一个小小的四合院既见证了90年代以来父权秩序的重新整合,也记录着底层民众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悲壮境遇;一片荒凉的拆迁废墟里,倒下的不仅仅是物质性的传统建筑,更是延伸千百年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在这里,“空间实践”和“空间再现”一道,不断建构起新的空间形态与社会关系。

因此,空间的故事从来都不只是“物”的故事,更是“人”的故事。本书立足于中国当代的社会语境和城市问题,格外关注“底层”和



“边缘”的城市空间,从摇滚歌手的“地下酒吧”到底层居民的“贫民窟”,从外来民工的“建筑工地”到拥挤不堪的“长途客车”,从被拆成废墟的“四合院”到犯罪分子出没的“阴暗街头”——形形色色的空间叙述着一个个另类的底层故事。从这个角度看,在城市中奔忙的我们其实早已卷入城市的空间生产之中。我们的汗水与泪水、快乐与悲伤都为这座城市的故事增添了新的章节。

是时候停下脚步,读一读城市空间的故事了,因为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